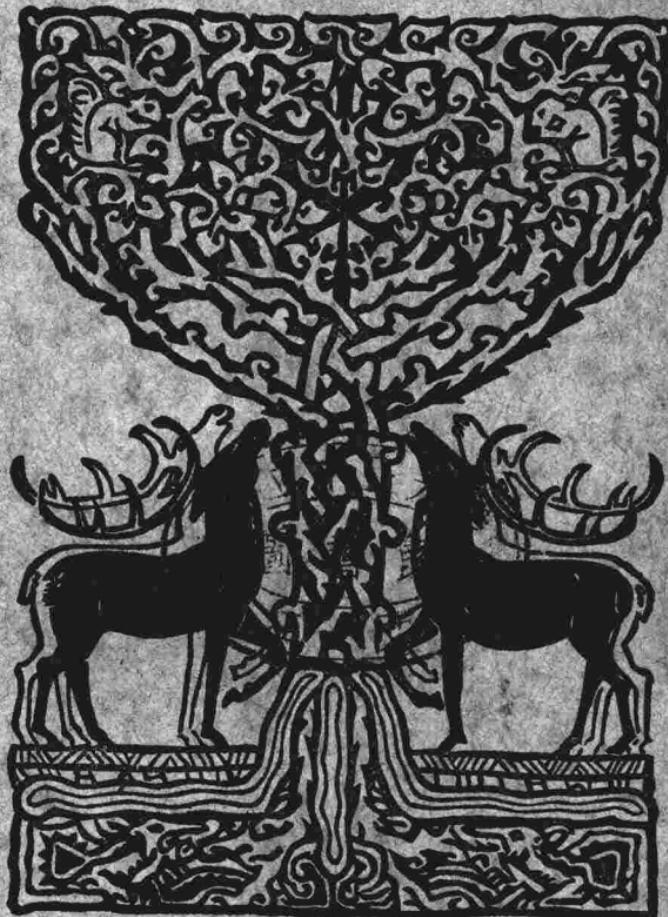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叢書

政學綱要

楊幼炳編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書局叢書

楊幼炯編



政 治 學 綱 要

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百政學綱要（全一冊）
科叢書

◎ 上海實售中儲券六十四元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楊幼炯

出版者吳叔同

印刷者上海華書局

發行者中國書局

上海福州路

(3411003) (八八一一)

總序

這部叢書發端於十年前，計劃於三年前，中歷徵稿、整理、排校種種程序，至今日方能與讀者相見。在我們，總算是「慎重將事」，趁此發行之始，謹將我們

「慎重將事」的微意略告讀者。

這部叢書之發行，雖然是由中華書局負全責，但發端卻由於我個人，所以敍此書，不得不先述我個人計劃此書的動機。

我自民國六年畢業高等師範而後，服務於中等學校者七八年，在此七八年間無日不與男女青年相處，亦無日不爲男女青年的求學問題所擾。我對於此問題感到較重要者有兩方面：第一是在校的青年無適當的課外讀物；第二是無力進校的青年無法自修。

現代的中等學校在形式上有種種設備供給學生應用，有種種教師指導

學生作業，學生身處其中似乎可以「不遑他求」了。可是在現在的中國，所謂中等學校的設備，除去最少數的特殊情形外，大多數都是不完不備的。而個性不同各如其面的中等學生，正是身體精神急劇發展的時候，其求知慾特別增長，課內的種種絕難使之滿足，於是課外閱讀物便成爲他們一種重要的需要品。不幸這種需要品又不能求之於一般出版物中。這事實，致少在我個人的經驗是足以證明的。

當我在中等學校任職時，有學生來問我課外應讀什麼書，每感到不能爲他開一張適當的書目，而民國十年主持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的經驗，更使我深切地感到此問題之急待解決。

在那裏我們曾實驗一種新的教學方法——道爾頓制，此制的主要目的，在促進學生自動解決學習上的種種問題，以期個性有充分之發展。可是在設備上我們最感困難者是得不着適合於他們程度的書籍，尤其是得不着適合

於他們程度的有系統的書籍。

我們以經費的限制，不能遍購國內的出版品，爲節省學生的時間計，亦不願遍購國內的出版品，可是我們將全國出版家的目錄搜集齊全，並且親去各書店選擇，結果費去我們十餘人數日的精力，竟得不到幾種真正適合他們閱讀的書籍。我們於失望之餘，曾發憤一時擬爲中等學生編輯一部青年叢書。只惜未及一年，學校發生變動，同志四散，此項叢書至今猶祇無系統地出版數種。此是十年前的往事，然而十餘年來，在我的回憶中卻與當前的新鮮事情無異。

其次，現在中等學生的用費，已不是內地的所謂中產階級的家長所能負擔，而青年的智能與求知慾，卻並不因家境的貧富而有差異，且在職青年之求知慾，更多遠在一般學生之上。即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論，十餘年來，各地青年之來函請求指示自修方法，索開自修書目者，多至不可勝計，我對於他們魄不能

盡指導之責，但對此問題之重要，卻不曾一日忽視。

根據上述的種種原因，所以十餘年來，我常常想到編輯一部可以供青年閱讀的叢書，以爲在校中等學生與失學青年之助。

大概是在民國十四五年之間，我曾擬定兩種計劃：一是少年叢書，一是百科叢書，與中華書局陸費伯鴻先生商量，當時他很贊成立即進行，後以我們忙於他事，無暇及此，遂致擱置。十九年一月我進中華書局，首即再提此事，於是由于計劃而徵稿，而排校。至二十年冬，已有數種排出。當付印時，因估量青年需要與平衡科目比率，忽然發現有不甚適合的地方，便又重新支配，已排就者一概拆版改排，遂致遷延至今，始得與讀者相見。

我們發刊此叢書之目的，原爲供中等學生課外閱讀，或失學青年自修研究之用。所以計劃之始，我們即約定專家，分別開示書目，以爲全部叢書各科分量之標準。在編輯通則中，規定了三項要點：即（一）日常習見現象之學理的說

明（一）取材不與教科書雷同而又能與之相發明，（二）行文生動，易於了解，務期能啓發讀者自動研究之興趣。爲要達到上述目的，第一我們不翻譯外籍，以免直接採用不適國情的材料，致虛耗青年精力，第二約請中等學校教師及從事社會事業的人擔任編輯，期得各本其經驗，針對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的需要，以爲取材的標準，指導他們進修的方法。在整理排校方面，我們更知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任，乃由本所同人就各人之所長，分別擔任，爲謀讀者便利計，全部百冊，組成一大單元，同時可分爲八類，每類有書八冊至廿四冊，而自成爲一小單元，以便讀者依個人之需要及經濟能力，合購或分購。

此叢書費數年之効，始得出版，是否果能有助於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之修業進德，殊不敢必，所謂「身不能至，心嚮往之」而已。望讀者不吝指示，俾得更謀改進，幸甚幸甚。

舒新城。二十二年三月。

政治學綱要目錄

目

總序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緒論

(一)

二、「政治」與「政治學」是什麼

(二)

三、政治學是不是科學

(三)

三、現代政治研究的範圍

(四)

四、政治學研究的新趨勢

(五)

第二章 民族

民族

(六)

一、民族是什麼

(七)

1

錄

二、民族的起源及其發展.....	(三)
三、民族組成的要素.....	(三)
四、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	(三)
第三章 國家	
一、國家是什麼.....	(四)
二、國家存在之學說.....	(四)
三、國家觀念的改變.....	(四)
第四章 國權與主權	
一、什麼是國權.....	(七)
二、主權的概念.....	(八)
三、主權的學說.....	(九)
第五章 民主政治	
	(一〇四)

一、民主政治是什麼 (104)

二、民主政治的形成 (107)

三、近代民主政治的兩種形式 (110)

第六章 國民權利 (115)

一、「國民權利」的解釋 (115)

二、「自由與平等」之意義 (118)

三、近代民權之內容 (121)

中文名詞索引 (125)

西文名詞索引

政治學綱要

第一章 緒論

一、政治與政治學是什麼

近代所謂「政治」(Politics)，可以從科學與技術兩方面來詮釋：從科學方面說，就是關於國家現象的系統研究；從技術方面說，就是國家行政底總體。所以前者是包括許多國家理論的智識，後者

則注重在解決國家與政府各方面的種種實際問題。但我們若從一般的解釋，則所謂「政治」就祇是國家機關和國民行爲直接關於國家根本之活動底總稱。

政治又有「理論的政治」(Theoretical Politics)與「實際的政治」(Applied Politics)底區別，前者僅僅說及關於國家的基本的性質，並不討論

到實現國家目的的行動或方法，後者則完全在討論國家的動作，這就是所謂「動的制度」(Dynamic Institution)。^(註二)所以凡是講到國家的起原性質，要素及目的，包括政治組織與行政的原則，都是「理論政治」的範圍。若是講到政府實際的行政，則是「實際政治」分內的事。現代大多數的學者，大都認定政治學就是所謂「理論的政治」，而普通所用的簡單的「行政」名詞，多是指「實際的政治」而言。

一般學者多用政治學這個名詞，敘述一種關於國家的系統研究的學問；但是近代國家本身現象，極其複雜，千頭萬緒，需要很多門類的科學來研究。政治學所研究的是否包括一切關於國家現象的學問，成爲政治學者爭辯的焦點。有一部份的政治學者主張政治學是一種複雜的學問，包括各種政治的科學。比如摩爾(Von Mohl)分政治學爲(一)普通政治學說(二)政治學的原則
 (三)政治學的歷史。^(註二)吉丁斯(Giddings)甚至於把哲學也列爲政治學之

一(註二)可是大多數的學者，還是認定政治學不是全研究所有一切國家的現象或關係，祇是直接或間接研究國家一般的現象或關係的。

所以政治學上所研究的問題：第一就是敘述國家的性質(Nature of the state)，觀察國家的特質及組織與其所處的環境，所發生的變端。第二就是在追求國家的起原和發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第三就是說明國家的目的(Purpose of the state)，考察政府的職務和功能而求適應政治的環境，謀政治問題的解決。因為政治學所研究的對象，全是國家一致觀象，所以格特耳(Getell)對於政治學所下的定義就是說「政治學者國家的科學也(Science of the state)」(註四)。

二、政治學是不是科學 現代政治，森羅萬象，若不適用科學的研究，很難尋出系統的原則來。所以政治學到了現在，大都已公認它為一種研究一切與國家關係的種種事實、勢力和現象的科學。但是在以前有許多學者却否

認政治學是科學，他們以爲政治現象的特質不能確定，很難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而主張最力的便是法國學者孔德（Comte），他以爲（一）政治學者對於政治學的方法、原則及結論都沒有共同的意見。（二）政治現象是不能有無間斷的發展。（三）政治現象是萬不能預先察覺的。（註五）因此他遂斷定政治學不能列爲科學。

本來所謂科學就是精密而有系統的智識總體。必須經過系統的觀察、實驗和推論。所以科學的應用，就在使宇宙間一切現象的概念，使之成爲「普遍化」和「系統化」。所以披耳生（Pearson）說：「科學的組成，不是事實，而是研究事實的方法。」這就是所謂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第一，在搜求事實，從事觀察；其次在推論，注重概念的確定，最後的判斷，又須靠試驗的證實。科學的方法既是如此，可是科學的目的，又在指導人類的行爲，判斷科學功用，全在看它在人生實際上有何效果，對於人生行爲上發生什麼影響。所以孔德說得好：「無

論什麼科學，都應當以指導人生行誼爲職志。換言之，樹立人生的基礎，就是科學的所有事。」這話很可以說明科學的根本任務。

近代的政治組織與政治現象，總是時時變遷的。我們在這個時時變遷的環境中，常常可以尋出一種原因和推論來，因爲我們就可以假設各種原理原則，作爲解釋政治社會中萬事萬物的現象；同時又是應付環境的一種工具。環境既是時刻變異的，政治組織，也必隨之而變動，結果舊的原理原則不能實用，必定有新的來代替。因之政治學裏的原理原則，祇是從某時某地某種環境中尋求出來的，作爲救濟某種環境的工具。由此可知近代政治學的研究，實具有科學的特質，所以政治學可以稱爲科學。

至於說政治學缺乏共同的意見，也未盡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說：「從最高的意思說來，政治學可以說是主要的科學。」（註六）實際上他就是應用科學方法研究希臘政治的一個人。德國的學者，向來以科學研究的精神著

名的。他們許多政治學者，大都是認定政治學實具有科學的特性。比如賀策獨甫(Holtzendorff)就是贊成政治學應列爲科學的人。他說：「在各種學問勃興之際，我們決不能說研究國家實際、現象、及學問底總體的不能稱爲政治學。」(註七)其他的學者如 Vol Mohl, Bluntschli, Jellinek, Ratzenhofer, Treitschke, Sir G. C. Lewis, Sidgwick, Lieber Woolsey, Burgess, Willoughby 等都是一致主張政治學是科學的。

III' 現代政治研究的範圍

政治學既是科學，所以現代政治的研究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具有真實的科學性。以前的政治學者，多偏重玄想與演繹的研究，而現在大多數的學者，却都從事科學的研究。一切科學之共通的研究方法，不外是歸納的研究與演繹的研究兩種。固然這兩種研究的方法，必須相互爲理；並且反復證明而後可以作爲有效的真理之探究。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現代政治之主要的任務，是研究現代國家如何發生，如何進化，求獲得因果變